

論閩方言的文白異讀

李如龍
暨南大學

一 閩方言文白異讀的特點

各地閩方言都有文白異讀，而且牽連的字多，對應繁複，它不但是語音現象，也是一種詞匯現象。可以說，文白異讀是閩方言的重要特點，研究文白異讀是了解閩方言的鑰匙。

按一般的理解，文白異讀是同一個字在書面語和口語各有不同的讀音。這樣的說法也不能算錯，但是，閩方言的文白異讀遠沒有這麼簡單。

第一，閩方言的文白異讀未必都是文與白的對立。文讀在民間又稱讀書音、書音、字音、孔子白，白讀又稱說話音、話音、土音、解說。有些字的異讀在方言中都用於口語。例如福州話「利」讀 lei² 242 是鋒利，讀 lei³ 213 是利息；廈門話「力」讀 lik₂⁵ 意為勞累，讀 lat₂⁵ 指的是力氣。只有從系統上才能判斷 lei²、lik₂ 是文讀，lei³、lat₂ 是白讀，因為福州話有文陽去——白陰去的對應；廈門話有文 ik ——白 at 的對應。這是文白異讀都進入口語的例子。建甌話「厚道」說 ke₂⁴²tau₂⁴²，潮州話「麻木」讀 ɿmua^{55/11}bak₂⁵ 按系統說，ke₂、ɿmua、bak₂ 都屬於白讀音，建甌話作人名用厚讀 he₂⁴²，潮州話麻則有文讀音 ɿmā⁵⁵，但在這些書面語裏用的是白讀音。這是白讀進入書面語的例子。

第二，有些字並無異讀而只有一讀，但是從系統上說應該歸入文讀或白讀，換言之，可以有文讀或白讀，卻未必有並存的文白異讀。例如泉州話侯韻字逢端組有文 io ——白 au 的對應：投 ɿtio²⁴ —— ɿtau，偷 ɿthio³³ —— ɿthau，漏 lio³¹ —— lau³，但抖只讀 tio³，兜只讀 ɿtau，前者只有文讀，後者只有白讀。又如福州話「料」用作動詞讀 lieu₂²⁴² 有~，用作名詞讀 lau² 有~，有文白兩讀，但「釣」只讀 tieu²¹³，「條」只讀 ɿteu⁵²。這種「缺對」形式的讀音如果不承認是文讀或白讀，文白對應的系統性又成了問題。

第三，在其他方言，文白異讀通常只有兩讀，有時，在同樣語詞也可以變讀，而閩方言的文白讀都可以不只一種，而且在具體語詞中往往不能隨意變讀。例如福州話

「拖」，文讀 ${}^c\text{tho}$ ~拉機，白讀 ${}^c\text{thua}$ 擡地兜~：放地上拖，蜀大~：一大拖， ${}^c\text{thai}$ ~車：拉車。泉州話「老」文讀有 ${}^c\text{n}\bar{\circ}$ ⁵⁵：元~，月~，孤~：孤癖， ${}^c\text{o}$ ：~鼠， ${}^c\text{lau}$ ~板，老練，~仔：扒手；白讀有 ${}^c\text{lo}$ ：長~，陳老(尊稱)， ${}^c\text{lau}$ ²² ~儂：老人，~大：紳士， ${}^c\text{n}\bar{\circ}$ ~：行動緩慢， ${}^c\text{la}$ ~鷄(hio?)，文白讀共七種，彼此不能互換。

第四，不同的語詞讀不同的音，可能是不同年代約定俗成的，但有些明顯是運用文白對應的變換來區別詞義或構成新詞的。例如泉州話時掌切的「上」有三讀，禪母字有 $s\text{-ts}$ 、 tsh 的對應，陽韻有 ioŋ-iü 的對應，文讀 $\text{si}\bar{\text{o}}\text{ŋ}$ ³¹，白讀 ${}^c\text{tsiü}$ ²² 用於主動義：~班，~桌，~山，~身巫者鬼神附體； ${}^c\text{tshiü}$ 用於使動義：~水：打水，一白蟻，~銹(${}^c\text{san}$)：生銹，~頭為童養媳舉行婚禮。又如建甌話聲調有文上聲——白陰去的對應：鱗 ${}^c\text{leij}$ ²¹ —— $\text{sa}\bar{\text{i}}\text{ŋ}$ ³³；明 ${}^c\text{meij}$ —— $\text{ma}\bar{\text{ŋ}}$ ^o，蟬 ${}^c\text{siŋ}$ —— iŋ ^o，童 ${}^c\text{toŋ}$ 兒~ —— thoŋ ^o 姓。有些字文白讀聲韻相同，就利用聲調的這一對應來區別意義：盤 ${}^c\text{puij}$ ~點， puij ^o ~仔娘 ${}^c\text{ni}\bar{\text{o}}\text{ŋ}$ 阿~：女人 $\text{ni}\bar{\text{o}}\text{ŋ}$ ^o 母親，婆 ${}^c\text{po}$ 尊稱 po ^o 賤稱，強 ${}^c\text{ki}\bar{\text{o}}\text{ŋ}$ ~大 $\text{ki}\bar{\text{o}}\text{ŋ}$ ^o 質量好，能力大，薯 ${}^c\text{y}$ 番~ tsy ^o 山藥，媽 ${}^c\text{ma}$ 祖母 ma ^o 母親。

閩南話還有用文白兩音連讀來構成新詞的，例如食食 tsia° ^{24/21} sit ²⁴ (泉州音，下同) 里里 ${}^c\text{lai}$ ²² ${}^c\text{li}$ ⁵ 里子 石石 sia° ^{24/22} tsio ²⁴ 覘石 延延 ian ^{24/22} tshian ²⁴ 拖延 世世 si ^{31/55} sua ³¹ 連接，緊湊。

第五，在其他方言，一個字的文白讀之異，通常只是聲韻調中的一項，閩方言則常常不止一項，有時文白讀會面目全非，難以識別其間的對應。例如福州話樹 $\text{s}\bar{\text{f}}\text{y}$ ²⁴² —— tshieu ²¹³，雨 ${}^c\text{y}$ ³¹ —— huo ²⁴²，絮 $\text{s}\bar{\text{f}}\text{y}$ ²⁴² —— tsho ²¹³ 絲瓜網 ${}^c\text{uoŋ}$ ³¹ —— $\text{m}\bar{\text{c}}\text{y}$ ²⁴²，《戚林八音》為這些白讀音另造了新字「糗、苈、縊」，雨的白讀有人寫了同音字「禍」。又如建甌話：卵 ${}^c\text{luig}$ ²¹ —— soŋ ⁴⁴，城 seij ²²² —— ${}^c\text{iaŋ}$ ²¹ 婦 hu ⁴⁴ —— py ⁴⁴，學 ha ²⁴ —— ${}^c\text{o}$ ⁴²；泉州話耳 ${}^c\text{ni}$ ⁵⁵ —— ${}^c\text{hi}$ ²²，早 han ³¹ —— ${}^c\text{ua}$ ³³，遠 ${}^c\text{uan}$ ⁵⁵ —— ${}^c\text{hŋ}$ ²²，養 ${}^c\text{ioŋ}$ ⁵⁵ —— tsiü ²³¹ 頭~困：長子。也都是文白讀的聲韻調俱異的。文白讀變異有這麼大的跨度在諸方言中怕是少見的。

可見，閩方言的文白異讀不僅是單字在不同風格的語詞中的異讀，而是不同音類相區別又相關聯的對應系統；不僅是語音的變異，也是組字成詞和區別詞義的手段。

二 閩方言文白異讀的成因

閩方言為甚麼會有如此繁複的文白異讀，經過多時的考察和思考，我們得出了三點認識。

第一，文白異讀是文字和語詞相分離，書面語和口語相脫節的結果。

如果按照不同方言詞的讀音另造新字或寫同音字，不顧及語素的意義，不計較本

字，便無所謂文白異讀了。例如粵方言的「睏」讀 $khuən^{33}$ ，口語裏的「睡覺」說 fen^{33} ，本來是睏的白讀，因為另造了俗字「瞓」，睏便沒有文白異讀了。又如「文」讀 $^cmen^{21}$ ，用作貨幣單位的「一元錢」變讀為陰平 $^cmen^{55}$ ，另寫同音字「蚊」， $^csem^c pnou$ 原本應是「新婦」，前字韻尾受同化，後字則是「婦」的白讀，習慣上寫作「心抱」，這樣，文、婦的白讀也就被掩蓋了。在北方地區，「家」用作地名時保留了古見母未顎化時的 k ，並讀為輕聲，許多地方寫成「各」(張各莊、李各莊)，「家」也就沒有 $^c t \phi ia$ —— $kə$ 的文白異讀了。

然而，為甚麼文字和語詞會相分離呢？除了文字和語音的發展不同步的因素之外，這又是和漢語的書面語和口頭語的相脫節密切相關的。

長期以來，中國人是靠讀書來識字的，古來的識字課本，不論是四書五經或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又全是些陳舊的書面語，經過雕琢的共同語，識字要從學這些書面共同語的讀音開始。這種文讀音又是靠漢唐以來的韻書的反切的規範，由塾師們世代相因地傳授的。而方言口語早已脫離了一兩千年前的典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口語的白讀音是人們在童年時期的語言習得和社會生活的交際實踐中口口相傳學來的。在傳統的古代社會，方言口語總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鄉談」，既毋須用文字去書寫，也不必有反切來規範，而是按照自身的規律在社會上約定俗成，不斷變化著。年深日久之後，靠書面語傳承的保守的文讀音和靠口語存在的多變的白讀音便日益分道揚鑣，失卻了聯繫。於是，有些字不知道在口語中讀音是甚麼，有些口語詞也不知道用的甚麼字。例如對上述福州話的「絮」字的認識就是來之不易的。暑天產的絲瓜福州話說 $tsho^{213}$ ，用來洗碗的曬乾的絲瓜瓢叫 $tshoe^{213/31} \text{ } ^c louŋ^{52}$ 。同樣的語素，泉州話說「署瓜絮」 $^c tshu^{55/25} \text{ } ^c kue^{33} tshue^{31}$ 。按照兩地方音的對應，這個音只能是御韻心母去聲字：

	初	梳	苧	鑪	須.~	碎	笑	髓
福州	$^c tshoe^{44}$	$^c soe$	$t\phi^{242}$	$l\phi^{213}$	$^c tshiu$	$tsh\phi y^\circ$	$tshiu^\circ$	$^c tsh\phi y^{31}$
泉州	$^c tshue^{33}$	$^c sue$	$^c tue^{22}$	lue^{31}	$^c tshiu$	$tshui^\circ$	$tshio^\circ$	$^c tsh\phi^{55}$

泉州的地方戲裏有一種女丑叫 $^c ke^{33} \text{ } ^c lue^{55}$ ，按照上述韻母對應也可以推出是「佳女」的白讀。

讀字音「絮」，福州 $s\phi y^{213}$ ，泉州 su^{31} ，「女」泉州 $^c lu^{55}$ ，和說話的音相差太大，又是讀書憑字，說話憑口，各不相干，所以一般人不知道，也不想去考究二者有甚麼關係。

明清以來，由於方言口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方言地區的人讀書識字越發困難，為了「因音識字」，許多地方便按照本地語音編了方言韻書。大概因為閩方言和共同語

差別特別大，而且讀書識字受到極大的重視，這類韻書編得特別多，福州有《戚林八音》，建甌有《建州八音》，泉州有《彙音妙語》，漳州潮州則有《十五音》¹。這類字書所反映的方音系統大致是可信的，但用字則十分雜亂。雖然也分別了一些文白讀，但多與新造俗字、異體字、同音字及訓讀字混用，並未建立完整而科學的書寫系統，也沒有在社會上起規範作用。那些字源不明的方言詞又收得不全（這也難怪，因為它是字書而不是詞書），許多方言詞還是常常找不到字寫，我的母語肯定對方的話時答曰 hiau₂²³，表示領悟答曰 hio₂²³o⁰，初到泉州時曾被譏為「土得無字可寫」，後來才知道那就是從先秦到漢魏所通用的文芻芻的「諾」，後者和作葉子解的「箬」同音，合於泥母的 n-h 對應，和藥韻的 iok-iau?、iok-io? 對應。

第二，文白異讀是方言口語詞匯不斷擴展的結果。

如果方言口語一成不變，總按書上的字句說話，就不會有文白異讀了。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方言詞匯總是不斷發展的。新出現的方言詞，有向外族語言借用的，也有方言地區創新的，但更多的是用舊有的語素，經過擴大、縮小，引申、派生、組合而成的。大多數漢字都是有意義的語素，又是未直接標音的符號，這就為利用文字變音別義，綴字造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方言詞語擴展的過程中，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語音結構，用同樣的語素在不同的時代構成的語詞就往往有不同的讀音。為了擴充方言詞語，方言也吸收共同語或外地方言的語匯，這部分語詞也常常會帶來不同的讀音。同樣的語素在新的方言詞裏造成不同的讀音，這就是方言文白異讀的基本原因。由此可見，漢字和語詞有相分離的一面，也有相關聯的一面。

上文所學的「老」在泉州話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的異讀呢？這就是不同時代詞匯積累的結果。讀^olo 的音定型於泥來未混、豪肴未混、濁上未混入去聲的時代，豪韻的 eu 由 v 變為 o，這容易使人聯想到吳方言的讀法，與此同時，肴韻則由 au 變為 a（飽、餃、鉸）。^onō 是泥來相混後的誤推。凡有元音鼻化與非鼻化對立的往往鼻化音用於文讀（以便模仿共同語的鼻音聲母），如鵝^oŋō-^ogia，買^omai-^obue，扭^oniū——^oliu。^olo 應是從^olo 兌變來的，也可能為了區別字義，也可能是受外來音的影響，例如省城的福州話就是 o、o 不區別音位的。^olau 明顯是仿照近代共同語的讀音，當時豪肴合流，全濁歸去，次濁留上，除了老實、老練、老手之類書面語詞之外，派生了表示「油滑、造作」的單音形容詞^olau，稱扒手為「老仔」也顯然是近代社會之後才有的。^onō^olau^ola 是「濁上作去」後隨大流混入的，^onō 在字義上有引申，或為有意的變讀，^ola 可能是韻尾異化的結果^olau₂iau → ^ola hio₂。

再舉「下」字為例。《廣韻》胡雅切：「下，賤也，去也，後也，底也，降也。」泉州話下賤下流讀^oha²²，是書面語的文讀音。音^oke 是形容詞「低」，如說～厝仔^{矮房子}，

懸～高低，～鷄低能兒。音 ʒkhe、ʒhe 是動詞「放置」，如說冊～佇桌頂：書放在桌上，ʒhe 又引申為「想定」，如說～決心，～毒手，「祈求」～佛。音 ʒe 是方位詞，如說～較下面，～底底下，～斗下回。從語音上看，ʒke、ʒkhe 的音肯定比 ʒeʒhe 早定型(下詳)，從詞匯上看，保存不同時期的不同讀音也是詞義引申、詞性轉移的需要。可見，文白異讀並不單純是語音現象。

第三，文白異讀是共同語和方言不斷矛盾和互相影響的結果。

從共時的、靜態的角度說，各方言都有自己獨立的結構系統，每個系統都有自己的矛盾統一的規律。但是每個系統的形成和變化都擺脫不了外界的影響。

首先是共同語對方言的影響。

中國文化的大一統觀念和早期奴隸制國家的高度權威和繁榮的文教使漢語在很早以前就有民族共同語的雛形，這就是先秦的「雅言」。漢代經師的音注和後來的反切，尤其是切韻系韻書興起之後，作為官方頒發的讀音規範，對各地複雜的方言都發生過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隨著共同語的書面語詞的擴散，共同語的語音也不斷地向各地方言施加著影響。

其次是方言間的相互影響，這主要表現在鄰近的方言之間。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地區的方言，往往形成歷史長，分佈地域廣，使用人口多，因而在語言交際中獲得較大的優勢而對周邊方言施加影響。

閩方言形成之後，趕上盛唐中古音的強大影響，各地閩方言的文讀音顯然是廣韻音系覆蓋的結果。詳細情形下節將進一步討論，這裏舉歌韻字讀音為例作一簡單說明。歌韻在各地閩方言有如下各種文白讀(字下加=為文讀，加一為白讀)：

- o 建甌泉州：歌何左多 o 泉州、廈門：我鵝可
- o 福州、廈門、文昌、潮州：多歌何左，泉州：籬賀，永安：我個
- u 永安：歌餓鵝 au 永安：多左河籬
- ua 福州：拖，潮州、文昌、泉州、廈門：我拖歌舵
- ai 福州：拖籬 uai 福州：我舵
- ue 建甌：多籬舵拖 uo 永安：拖
- ia 泉州、廈門：鵝 ie 福州：鵝
- ya 永安：鵝
- a 福州、泉州、建甌、潮州、文昌：他阿 a 永安：阿

其中 o、o 肯定最近於廣韻系統及宋元的共同語，u、o 是它的特殊變體，往往有聲母的特殊條件。其餘韻腹為 a 和有 u 介音的都是白讀音，是漢代的 e 或 a 變來的。李榮先生對文白異讀曾做過一個很好的概括：「北京的文白異讀，文言音往往

是本地的，白話音往往是外地借來的，其他方言區的文白異讀，白話音是本地的，文言音往往是外來的，並且比較接近北京音。」² 閩方言文白異讀的情況與此是相符的。

閩方言也接受共同語之外的外地影響，例如閩東、閩北與吳方言鄰近，這一帶閩方言撮口呼字多，多圓唇元音，陽聲韻和入聲韻歸併為 -ŋ、-ʔ (閩北不少地區已經脫落)，這些特點和吳方言的風格十分相似，應該不無關係。閩南(包括潮汕地區)則與客家方言連片，雙方也有一些語音特點相仿，例如無撮口呼，多鼻化韻，入聲字有 -p-t-k 尾等。海南閩語長期和黎語相處，其唇舌清塞音變為緊喉濁音 ʔb、ʔd 顯然是黎語影響的結果。但是，閩方言所受的外地方言的影響似乎不是專門進入文讀音，而是普遍滲透到文白讀之中去的。閩方言地區讀書識字還是崇尚共同語的標準音的。

三 閩方言文白異讀的歷史層次

從歷史的角度看，方言裏的文白異讀是不同歷史時期的方言語音和所受的共同語語音影響的多層次的疊置。

關於閩方言的文白異讀所反映的不同的語音歷史層次，我 30 年前在整理《廈門話的文白異讀》一文時，曾就廈門話的情形做過較為系統的說明。文中說過：「文讀系統大體上接近於中古音系統……白讀系統則反映了方言開始從共同語分化出來以後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演變的情況。」在韻母方面又說：「白讀系統保存了上古漢語的韻類。」和「較開的元音」，也「反映了中古以後韻值的變化」。³

現在看來，就廈門話所概括的這些結論和各地閩方言的情形是大體相符的。這裏選取 100 個常用字列舉福州、建甌、泉州、潮州、文昌六點材料，按《方言調查字表》韻序列表對照各字的文白讀音(見附表)，現在根據這些材料討論若干問題。

先說聲母的文白異讀。

大多數閩方言的聲母都是 15 個：p、ph、m、t、th、n、l、ts、tsh、s、k、kh、ŋ、h、ϕ。除了全濁聲母清化之外，這個聲母系統與李方桂先生所構擬的上古聲母系統最為相近⁴。

非組字是隋唐以後從上古的幫組分出來的，其白讀 p、ph、m 顯然是上古音的舊層；文讀 h- 是仿照中古音 (f) 的近似音。例見附表 8 斧、24 飛、33 婦、60 襪、70 分、77 放。為甚麼說 h- 是近似的仿照而不是先變為 f- 再變為 h- 呢？因為在各地閩方言極少發現非組字有 f- 的讀法⁵，如果曾有過 f-，不可能至今蕩然無存；而像全濁聲母字在閩北地區(浦城縣的石陂、建陽、崇安等)還保留著全濁聲母的

讀法⁶。

知組字也是中古從上古的端組分化出來的，閩方言連文讀音也大多保留上古的讀法而未受中古音的影響，例見附表 34 晝、75 著、97 蟲、98 竹。

莊組和章組也是中古時期才從精組分化出來的，今閩方言大部分與上古一樣只有一套塞擦音(僅永安章組有 tʃ、tʃ、ʃ 的讀法，顯然是外地的影響)，只有邪、禪讀 s 的文讀音與中古音較為相近。李方桂先生認為禪、床上古為定，邪母上古與以母同為 r，邪，以上古同類，許多音韻學家意見較為一致，閩方言的白讀邪、以都有讀為 s、tsh、ts 的，例見附表 41 鹽、74 癢、82 蠅、83 翼(邪母讀法是為常例，未列例字)，則反映了上古的同類關係。李氏還認為生母在上古別有來源，附表中例字 14 篩、22 事多有 t、th 的讀法，另有榨，福州 ta²¹³，泉州 te³¹ 鋤福州 ɿthy⁵²，泉州 ɿtu²⁴ ɿthu²⁴，窗、鏟泉州 ɿthaŋ^{33c} ɿthuā⁵⁴，若建甌 ɿtha⁵⁴ 均可作為佐證。

中古的云母上古與羣、匣同源相關，閩方言云母白讀有 h，例見附表 10 兩、65 園，又遠，福州 huɔŋ²⁴²，泉州、潮州 ɿhŋ，文昌 hui²¹，緯，泉州 hul³¹，也反映了上古音的特點。

此外，李方桂先生擬的上古特有的清鼻音和清邊音，也可以在閩方言的白讀音中找到論據，例如來母字閩北白讀為清擦音 s，例見附表 1 籬、25 老、67 鱗、95 龔；疑、泥、日母在閩南均有白讀 h- 的，例見附表 18 蟻，又上文所舉諾、箬，泉州、潮州魚 ɿhu，額頭~：額頭 hia²，肉，泉州 hiak²³，年，潮州 ɿni⁵⁵。

至於中古的匣母字，上文已經提到的，今閩方言白讀共有 k、kh、ϕ、h、h⁵ 種聲母，例見附表 31 厚、32 后、37 含、38 合、40 咸、50 閑、59 話、61 滑、76 黃、79 學、93 橫。《廣韻》羣母只有三等字，匣母只有一二四等，二者正好互補。閩方言的不少匣母字白讀同羣母為 k、kh。李榮先生曾根據閩語和一些其他南方方言的材料論證了「古羣母有一二四等」⁷，高本漢、李方桂都認為中古的匣羣同來自古羣母。究竟是上古的羣母分化為中古的羣匣，音值發生些甚麼變化，抑或是上古時代南方某些方言把匣母字讀為羣母呢？這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而閩方言白讀匣母字為 k、kh，這是未受廣韻系統影響的舊音，屬上古的層次，則是可以肯定的。文昌話(還有閩北的石陂、建陽、崇安)的 h 和中古匣母的讀音相同，ϕ、h 則是經過清化而來的。可見閩方言匣母字的文白讀至少疊置了三個不同的歷史層次。

閩方言的聲母也有參予中古之後的變化的，這主要是全濁聲母的清化。在多數地方，文白讀皆然(例見附表各濁母字，不再列舉)。除此之外，近代漢語聲母的變化，諸如微、疑母與影、喻母混為零聲母，見系二三等的顎化等在閩方言都只有局部地區少數字的反映，例如福州的微母讀 ϕ：望 uɔŋ²⁴²，襪 ua²⁵ 務 ou²⁴²；永安曉母讀

ʃ : 揮 = 須 $\text{c}^{\text{h}}\text{y}^{\text{h}}\text{i}$ ⁵²。

由此可見，閩方言的聲母，不論文白讀，更多地保留著上古聲母的格局，白讀音中上古音的痕迹更多。文讀音裏有中古音的影響，也有近代音的變化，但都沒有構成系統的變異。就其所受的共同語影響說，並沒有產生新的音類，更沒有吸收新的音值，只是些近似的模仿和歸併。從整體上看，雖然也包含著不同歷史層次的音，總的說是保守的。

再看韻母的文白異讀。

和聲母的情況相比，閩方言的韻母的文讀音是比較接近廣韻系統的。《廈門話的文白異讀》文中曾列了一個切韻韻目、詩韻韻目、唐人合韻和廈門話文讀韻的比較表(見該文 84-85 頁)。除了歌豪合韻，東冬和陽韻不分，庚青和蒸相混以及真文元諸韻分混不符之外，廈門話的文讀分韻和唐詩的用韻是相當接近的。和閩南話相比，閩東的福州話東(冬)和陽可分，尤和蕭則相混。閩北的建甌話，歌一豪、尤一蕭是可分的，東一陽在《建州八音》時代分，現在不分。文昌、潮州話東一陽有別，這是與泉州廈門不同的，文昌話豪與歌、侯都有所交混。至於韻值，歌爲 ɔ ，麻爲 a ，支微爲 i 、 ui ，魚虞爲 u 、 y ，蟹攝爲 ai 、 uai ，效攝爲 au 、 iau ，流攝爲 eu 、 iu ，在各地閩方言也不爲少見。文讀韻類和中古韻類差別較大的是閩東、閩北方言，那裏鼻音韻尾只有 $-\text{ŋ}$ ，塞音韻尾或合併爲 $-\text{ʔ}$ 或已脫落，陽聲和入聲韻就有許多合併和交混。限於篇幅這一點不再細說，從附表文讀音可看到大概情形。文讀韻母和中古韻類不相符的地方大多是近代以來方言自身的變異。

白讀的情況比較複雜，分述如下：

有些白讀音的音類反映著上古韻類的分合。例如：

中古的歌麻二韻字在上古同屬歌部，這些字不少在閩方言的白讀都是 ua 或 ue ，例見附表 1-5：籬、我、破、麻、蛇，這不但可以在韻類上證明上古歌麻同部，在韻值上也富於啓發性。最好的解釋是

$$\begin{array}{l} \text{ua} \rightarrow \text{ue} \\ \text{uai} \rightarrow \text{ai} \end{array}$$

中古的齊韻和脂韻部分字在上古同爲脂部，今閩方言有同讀爲 ai 的，例見附表 15 齊、16 臍、20 師。此類字在福州還有：西犀 = 私 ~ 散：體^巳 獅 $\text{c}^{\text{h}}\text{sai}$ 梯 $\text{c}^{\text{h}}\text{thai}$ ⁴⁴，指 $\text{c}^{\text{h}}\text{tsai}$ ³¹ 屎 $\text{c}^{\text{h}}\text{sai}$ ；在泉州還有：眉 $\text{c}^{\text{h}}\text{bai}$ ²⁴，梨 $\text{c}^{\text{h}}\text{lai}$ ²⁴，師 $\text{c}^{\text{h}}\text{sai}$ ³³。

中古的之韻、哈部分字在上古同屬之部，今讀也有同爲 ai 韻的(在之爲白讀，在哈爲文讀)，例見附表 11 胎、21 里 ~ 面、22 事。此類字還有使、駛，福州、泉州 $\text{c}^{\text{h}}\text{sai}$ ，泉州還有似熟 ~：熟悉，姒同 ~：妯娌，均音 sai ³¹。

中古的支韻部分字在上古屬於歌部。這些字在閩方言白讀中有讀爲 a 、 ia 、 ua

的，近於歌韻讀音而與支韻字有別。例見附表 17 皮、18 蟻。以泉州話為例，此類字還有奇~數 $\text{c}^{\text{h}}\text{kha}^{33}$ ，騎 $\text{c}^{\text{h}}\text{kha}^{24}$ ，倚 $\text{c}^{\text{h}}\text{kha}^{22}$ ，寄 $\text{ka}^{\text{p}31}$ ，施打~：撒落 $\text{c}^{\text{h}}\text{sua}$ 。

上古幽部含有中古效流兩攝的字，流攝字今閩方言白讀有與效攝字同為 au 的，例見附表 31 厚、32 后、35 九。此類字還有福州、泉州讀同音的臭 thau° ，透 thau° ，劉、流、宙 lau 。

中古虞韻在上古分屬魚侯兩部，屬於魚部的今閩方言白讀為單元音，多為開口呼 o 、 o 、 u ；屬於侯部的今白讀為 iu ，兩類字判然有別。例見附表 8 斧，9 樹。前者還有雨、芋：福州 $\text{huo}^{\text{p}242}\text{uo}^{\text{p}2}$ ，泉州 $\text{ho}^{\text{p}22}\text{o}^{\text{p}31}$ ；後者還有福州：住 $\text{tieu}^{\text{p}242}$ 柱 thieu° 厨 $\text{c}^{\text{h}}\text{tiu}^{52}$ 。

中古江韻在上古屬東部，今東江兩部字不少閩方言白讀同為 aŋ 。例見附表 28 江、95 聾、97 蟲。以泉州話為例，此類字尚多：馮 $\text{p}^{\text{h}}\text{paŋ}^{24}$ 夢 $\text{baŋ}^{\text{p}31}$ ，封頂~批：上一封信 $\text{c}^{\text{h}}\text{paŋ}^{33}$ ，蜂 $\text{c}^{\text{h}}\text{phaŋ}$ ，縫 $\text{c}^{\text{h}}\text{paŋ}^{24}$ ，重 $\text{c}^{\text{h}}\text{taŋ}^{22}$ ，共 $\text{kaŋ}^{\text{p}31}$ 。

有些白讀音反映的是中古的韻類，這裏只舉其他方言難以區別的廣韻的重韻。

魚一虞重韻中，魚在泉州話多讀 u ，虞則不可能，虞在多處方言中白讀 iu 或 iau ，魚則不可能。例見附表 7 去——8 斧、9 樹。上文所述例字亦可參考。

覃一談重韻中，閩南話(含潮州、文昌)談韻白讀有 ā 、 a 的讀法，覃韻則不可能。例見附表 37 含——39 三。以泉州話為例，談韻白讀 ā 的還有：擔 $\text{c}^{\text{h}}\text{tā}^{33}$ ，膽 $\text{c}^{\text{h}}\text{tā}^{54}$ 談重~：重問 tā^{24} ，淡鹹~ tā^{22} ，籃藍姓 nā ，橄欖 $\text{c}^{\text{h}}\text{kā}^{\text{c}}\text{nā}$ ，柑 $\text{c}^{\text{h}}\text{kā}$ ，敢 $\text{c}^{\text{h}}\text{kā}$ 。

支——之脂三韻開口字中，今福州話支韻白讀不少為 ie ，脂之則極少。例見附表 18 蟻——20 師、21 裡~面、22 事。福州支韻白讀 ie 的還有：離 $\text{lie}^{\text{p}242}$ ，紫 $\text{c}^{\text{h}}\text{tsie}^{31}$ ，池 $\text{c}^{\text{h}}\text{tie}^{52}$ ，支 $\text{c}^{\text{h}}\text{tsie}^{44}$ ，施 $\text{c}^{\text{h}}\text{sie}^{44}$ ，豉 $\text{sie}^{\text{p}213}$ ，騎 $\text{c}^{\text{h}}\text{khie}$ ，倚 $\text{khie}^{\text{p}2}$ ，寄 kie° ，椅 $\text{c}^{\text{h}}\text{ie}$ 。脂韻的脂也讀 $\text{c}^{\text{h}}\text{tsie}$ 是為避諱，僅之韻的裡~面讀 $\text{c}^{\text{h}}\text{tie}$ 是為例外。

仙——元重韻的開口字中，今福州話白讀仙韻有 iaŋ ，元韻則未見。例見附表 53 線，同類字尚有鱔 $\text{tshiaŋ}^{\text{p}242}$ ，田 $\text{c}^{\text{h}}\text{kiaŋ}^{31}$ ，賤 siaŋ° ，癩 $\text{c}^{\text{h}}\text{tshiaŋ}$ 。元韻字有不分文白讀為 yoŋ 的，例如建：健 $\text{kyoŋ}^{\text{p}213}$ ，鍵 $\text{kyoŋ}^{\text{p}242}$ ，言 $\text{c}^{\text{h}}\text{gyoŋ}^{242}$ ，憲 hyoŋ° ；仙韻則除件 kyoŋ 之外未見。

切韻系統的重韻是一時一地的細微差別，還是舊讀新讀之分，或是不同地區的方言差異，目前尚難定論。閩方言白讀系統中既然可以區別這些重韻，說明中古時代確實是存在過不同的讀法的。

關於有些閩方言的白讀陽聲韻作鼻化韻、入聲韻作喉塞尾韻，有必要專門討論。永安、泉州、潮州的白讀都有把陽聲韻讀為鼻化韻的，文昌進一步把鼻化脫落了。例見附表 30 號之後各字。這些鼻化韻究竟屬於甚麼歷史層次？《廈門話的文白異讀》曾

把它們都歸為「中古之後韻值的變化」，現在看來要作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唐以前的方音也可以有鼻化現象，像《詩·女曰鷄鳴》：「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嵇康《琴賦》「西」韻「前、竅、間、閑」，最好用 ai —— ai 來解釋。今同安話正是西，_csai，前，_ctsai，閑_cai。考察鼻化韻的歷史層次應該連同韻裏的元音一齊考慮。以泉州話為例，寒山煎半泉的白讀都是 uā，恐怕很難說它們都是同步的變化。梗攝三等的白讀有 iā：名、情、聲、驚，有 i：病、晴姓鄭，平有_cpiā ~ 聲、_cpī ~ 地(名詞)、phia ~ 本：撈回成本 phi ~ 地(動賓)四個白讀，精有_ctsiā ~ 肉，_ctsi 妖 ~ 兩個白讀，顯然也不是同一歷史層次的成分。從 ian 到 i，可能是 ian → ien → iē → iè → i(→ i)，也可能是 ian → ien → in → i(→ i)，如果有周圍的姊妹方言可以參考，對音變的歷史過程就會容易理解得多。

閩方言白讀韻母的讀音就是這樣，不但可以為各韻類的古今演變提供旁證，也可以為韻值的變化過程提供旁證。這一點可舉四等韻為例。從附表 15 齊、28 調、42 店、43 貼、55-57 前、牽、蘆、91 瓶的材料可以看到，閩方言四等韻的元音有 a、ai、ei、oi、ue、ui 等。關於純四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是舌位較低的洪音，張光宇主要跟閩方言的材料提出主元音為 ai 之說⁸，立論甚嚴，很有說服力。從各地閩方言的表現看，以先韻為例，具體途徑可能有三：

 | aiŋ (建甌先) → eiŋ (福州前) → iŋ (廈門前)
 ain { oin → oi (潮州前) → ui (泉州前)
 | an (漳州前) → ē (漳州晴) → i (泉州 i)

有了這麼多停靠站，該音類的音值演變過程就明朗化了。

最後說聲調的文白異讀。

閩方言的文白讀大都經歷過中古音的平上去入之分(上古有沒有四聲俱全暫且不論)。後來的濁音聲母清化所引起的(濁上作去)各方言也在不同階段都參與了。可以說，閩方言受中古共同語的影響最深的是在聲調方面。

許多點的次濁聲母字文讀為上聲(或陰上)，白讀為陽上(或陽去)，例見附表 18 蟻、21 裡 ~ 面、25 老、36 有、73 兩、74 癢。就這兩個層次說，應該是白讀在前、文讀在後，先不論全濁次濁變歸陽去，文讀上聲則是明清以來受共同語影響的結果。

閩北的建甌話的聲調分化在閩方言中是最為複雜的，這和它的塞音韻尾的消失，入聲字混入舒聲調有關，也和它所處的地理環境受到周邊方言的多種影響有關，從歷史說，閩北是福建開發最早的地區，閩北方言的語音歷史層次最為繁複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關於建甌話的聲調，本人已有專文論述，這裏不再重覆。⁹

四 閩方言文白異讀的共時整合

如上文所說，在閩方言，文讀音也可以進入口語詞，白讀音也可以進入書面語詞，對具體的詞語來說，或文讀或白讀，在多音詞裏還可以文白兼用，大多不能任意更換。因此，從共時的觀點看，不論文白讀都是在詞語中確定的音節形式，都是語音系統中的成分。把文白讀分開，只是人們進行音類的歷史分析的結果，在共時的平面上，他們的身分是平等的，它們的來歷和他們的功能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在這一點上，「地質層」的比喻又顯得不合適了。地質層是縱面發掘後顯現的，而文白讀則都是一個共時平面上存活於交際生活中的成分。可以另外打個比方，字的文白讀就像組成社會羣體的衆人中可以有不同的出身、職業和年齡，但大家又都是社會的一分子，在發揮社會生活的作用時未必有必然的差異。我們說，白讀是本地的，文讀是外來的，這是就其出身說的，是歷時的考察，就共時的角度說，他們都是同一個結構平面的成分。如果把文讀理解為非方音，正如有的學者主張調查方言只問詞語不問字音那樣，顯然就不正確了。

不同歷史層面的音類也好，受共同語或外方言影響的音類也好，方言變異的音類也好，既然它們共居於一個語音系統中，就要經過一番整合。究竟是甚麼因素制約著這個整合呢？

方言的文白讀整合成共時的平面，首先受著方言語音結構特點的制約。

漢語的語音以音節為自然單位，音節是由聲韻調三者構成的，聲韻調之間不但在組成音節時互相牽制，而且對於文白讀音類的分佈也有制約作用。

試比較泉州話和建甌話合口一等歌韻的文白讀音的不同分佈：

泉州話

文讀① ɔ 頗偏~播破~壞波(凡此，用作動詞，起風波)妥惰螺~絲裸蓑果結~裹坐謝~過不~科~學
課上課倭和隨~(見於各聲組)

② ɔ 魔摩訶卧火~氣：中醫術語(主要見於次濁聲母)

③ o 波~浪坡玻婆磨石~朶唾驟梭唆鎖瑣座銼鍋窠顆和~氣禾禍和~詩(見於各聲組)

白讀① ua 簸破~布磨~刀過順路~骨較：歇腳，菜~了：菜老了過罪過碗拿水和(只見於唇牙喉聲組)

② ue 頗不正銼搓揉(見於個別詞)

③ ui 蓑棕~(見於個別詞)

④ ə 螺田~渦坐~位鍋籠~果~子過~去科~步夥~計課功課：活計禍起~星貨買~(未見於幫端二聲組)

建甌話

文讀① ㄛ 波頗坡玻魔磨石~摩~擦破~壞 朶妥惰搦螺~絲 蓑梭唆瑣鎖銼(見於唇舌齒聲組)

② ㄛ 坐座禾 稻苗 火螺田~膈(見於幫組外)

白讀① ue 簸破拍~:打破磨~刀(見於幫組)

② ua 鍋~底:一種菜餚 過果科窠課貨夥和~氣禍倭窩(見於牙喉音聲組)

可見，文白讀在字裏的分佈是受方言聲韻調組合規律制約的。

與此相關的是，方言文白讀音類的演變在聲韻調三方面是不平衡的。例如建甌話，拿 200 年前的《建州八音》和現代建甌話相比較，聲類韻類及其文白讀的分佈並沒有多少變化(明顯的只有 ㄩŋ 和 ㄩŋ 兩韻合併為 ㄩŋ 韻類，並與文白對應無關)。而聲調方面在字調的歸類上就發生了很大變化，調類也從 7 調變為 6 調(陽平與陰去合併為 33)。在潮州話，明清時代的戲曲腳本還分 -n-ŋ 尾押韻，如今不分了，一些山攝宕攝字合併為 aŋ 韻(刊=糠，單=當)，韻母的文白讀有不少缺對現象，但 8 個聲調的格局則沒有多大變化。如上文所述，閩方言的文白異讀在總體上的表現是：聲母方面保留上古音的音類較多，未參與中古音的系統變化；聲調則受中古音及近代以來共同語的影響較大；韻母的情形恰好介於二者之間。所有的這些也說明了文白異讀的演變是受聲韻調結構關係制約的。

共同語的影響(文讀音)和方言的原生成分(白讀音)之間是相互矛盾的關係，經過競爭必有相互消長的過程。方言成分靠甚麼去抵制外來影響，白讀音怎樣抵制文讀音呢？靠的就是業已形成的聲韻調結構規律及其所形成的方言語音特點。越是穩定的方言語音特點就越具有對外來影響的抵制能力。就閩方言的情況說，大家都沒有 f，沒有 tʂ，絕不會從共同語引進這些音類和音值，永安話的 tʃ tʃ' ʃ 是受西部影響而產生的，實際上也並未明顯地造成音位對立。沒有 -n 的方言(福州、建甌、潮州)也絕不會接受帶 -n 尾的韻類。再如福州話的「變韻」，建甌話的唇舌音可拼撮口呼(斧 ʰpy，除 ʰty)也絕不會受外來影響而放棄。廈門的一些年輕人說廈門話時把疑母字說成零聲母，我 ʰua 魏 ʰui，至今還未被一般廈門人認為這是廈門音，而把它看成學普通話後的「走音」。福州的年青人「推薦」說 ʰthui kyɔŋ 顯然是受普通話薦、建不分而誤推，一般人也認為是「語音不正」。

不僅如此，由於方言語音的變化主要是自身的結構規律制約的，有時還會置共同語的影響於不顧，與向共同語集中的方向背道而馳。例如福州話大概由於連續音變時後音節的 l- 常受前音節的鼻音同化而變為 n-，近數十年來由 n-l 可分變為 n-l 不分；泉州話陽上原是 22 調，由於和陰平的 33 調十分接近，數十年間陽上字已經混入陰平調，不論文讀白讀，連老年人也難以區別除一社，都一杜和花一蟹了。根據徐通鏘先生的調查，山西方言的新派口音裏可以有不少新的音類和音值¹⁰ 顯然在那裏共

同語對方言的影響要強得多。閩方言與此是大不相同的。

語音的發展，尤其是方言語音的發展，往往帶有自發性。它總是在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的，並不依靠人的指揮。文白異讀在共時系統的整合也是自發進行的。語音的結構規律是多方面的，外來影響也是此起彼伏、時弱時強的，有時音變中斷了，有時又會有回頭的反覆，因此，經過整合的共時平面，常常會呈現雜亂無章的狀態。泉州話算是語音對應比較嚴整的了，也難免出現這種狀況，請看豪韻的文白讀分佈：

文 白 例字和例詞

- o o 暴風~/~頭桃~園~/~在告報~/~狀高提~/姓~
- õ au 老~弱~/~農耗損~/消~
- o au 草甘~/~索老陳~/~農
- au o 袍旗~/龍~
- au o 抱懷~掃~帚/糞~牢~記/監~好~~先生~/~農
- au 操灶奧襖糟蛋嫖
- õ 考浩好~事傲冒
- o 寶棗號稿篙膏造襖萄討倒套刀報糕嫂
- o 豪曹靠勞導島盜到稿躁掏

在這種情況下，有時連何者為文讀，何者是白讀都不容易識別；只好借助於詞語的風格色彩去判斷了。

方言的文白異讀的整合，除受方言語音結構特點的制約，還受到詞匯語法特點的制約。

在閩方言，字的文白讀往往是依賴具體語詞而存在的。從共同語引進的書面語詞通常讀文讀音，當這些語詞被方言接受進入口語之後，文讀音也跟著進入口語，例如上文所舉泉州話的歌韻文讀 o，「破」讀 pho^o 還是一個地道的方言詞(中醫指藥物損害身體)，「過」讀 ko^o 還可以造出「不二過」(不過)的方言詞。這是文讀音擠了白讀音的地盤。也有反過來的情形，方言在接受共同語的書面語詞時拿已有的白讀音去套，於是白讀音擴展到書面語，文讀逐漸被淘汰。例如潮州話單的文讀音 ɿtag 只是讀舊詩文時才用，在語詞中(包括書面語詞)都讀 ɿtuā 的音(單車、單純、單調、單據、單位、單元)，連成語「單刀直入，單槍匹馬」中的單也用了白讀音。有大批字一般人都已讀不出文讀音。這是白讀音擠了文讀音的地盤。多用文讀音，書面語詞顯得雅，書面語風格色彩濃，多用白讀音，這些語詞就顯得俗，口語風格色彩濃。

300年前，用泉州話寫的《荔鏡記》梨園戲腳本中；唱腔韻腳都押白讀音的韻¹¹：

(1) 潮州好街市 (*tshi) 又兼逢著上元冥 ɿmi

來去看景緻 ti² 一位娘乜清淺 °tshi (本字鮮)

恰是仙女下瑤池 °ti

(2) 元宵有十成 °tsiā 賞燈人都齊整 °tsā

辦出鰲山景緻 抽出王樣卧冰 °piā

丁蘭刻母 盡都會活 ua²

張拱鶯鶯 圍棋宛然真正 tsia²

障般景緻實是惡(難)拼 piā² 咱今相隨再來去看 khuā²

(3) 肌膚溫潤有十全 °tsj

弓鞋三寸，瞻鬢又光 °kj

動得懶體都不知返 °tj (本字「轉」)

(4) 叫月杜鵑啼苦切 tshue²

聲聲叫是春歸時節 tshue²

鳥雀悲春，共憑人心一齊 °tsue

(5) 無奈何 °ua 驚得我神魂都散 suā²

怎耐丁古賊林大 tua² 枉屈打破你心肝 °kuā

娘仔心心頭且放寬 °khuā 天地報應賊林大 tua²

用現今泉州話說，冰已改文讀音 °piŋ，十全，常說 sip²°tsuan，心頭放寬也更多說 °khuan，詞匯風格發生了不少變化。

上文所提到的運用文白對應引申詞義、轉移詞性、派生新詞以及用文白連用構詞等，也是詞匯、語法的特點制約著文白讀的分佈的實例。

在文白異讀的競爭中，甚麼力量決定其勝負呢？看來，這必從方言的社會文化背景上去進行考察，有三個方面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

第一，看該方言屬於甚麼樣的社會類型。¹² 凡是向心型的方言，內部差異比較小，變化比較慢、方言文藝也比較發達，這樣的方言勢力就會強些。對共同語的影響抵制比較有力，白讀音的地盤也會保留得多。反之，離心型方言內部分歧大，變化快，方言藝術加工不足，這樣的方言，競爭力就差，白讀音的地盤容易為文讀音所奪。福建沿海的諸方言(潮州的閩南話亦屬此)屬於前者，閩北、閩中方言屬於後者。

第二，看該地區推廣共同語(普通話)的狀況如何，尤其是學校教育中是否使用普通話教學。就閩南話的情況說，潮州話的白讀音比泉州話活躍而強勁，文昌話就更加顯著了，這顯然與兩個地區的讀書識字的傳統有關。在閩南地區，舊時識字靠反切所定的書音，近代以來靠普通話讀音，因此文讀系統保留得較為完整。在海南島，人們是通過方言讀書識字的，只認口語裏的音和義，所以文讀音丟了不少，甚至用了許多

訓讀音。

第三，看時代風尚如何。共同語的勢力和方言勢力的競爭顯然和歷史背景有關。國家統一，政治穩定，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時候，共同語對方言的影響力勢必加強，反之，方言對共同語的抵制力則大。閩方言之所以會與普通話相差甚大，就是因為長時期以來散佈在貧窮落後的山區，交通不便，又地處偏遠，有時處在封建割據之中，與北方交往不多，向海外傳播則頻繁。所以連文讀音的系統也具有濃厚的方言特色，很難採用共同語的音類和音值。

五 從文白異讀看閩方言的分區

文白異讀既是閩方言的重要特點，體現著方言語音的歷史層次，又反映了語音結構規律，它對於考察閩方言的分區，也必具有重要的價值。

所謂閩方言的分區，一是把閩方言與其他方言區別開來，二是把閩方言內部明顯不同的小區區別開來。

把各地閩方言的文白異讀的共同特點提取出來，便可以看到閩方言和其他方言不同的許多重要標誌。根據本文所採集的材料，可以提出如下 10 條這樣的標誌：

1. 非組字文讀 h、 ϕ ，白讀為 p ph m。例見附表 8 斧、24 飛、33 婦、60 襪、70 分、77 放。

2. 心邪書禪等母字文讀為擦音 s，白讀為塞擦音 ts、tsh，個別字為 t、th。例見附表 5 蛇、9 樹、14 篩、22 事、27 笑、54 舌、84 生、89 成、90 石、100 粟。

3. 匣母字文讀為 h，白讀為 k、kh、 ϕ 。例見附表 31 厚、32 后、37 舍、38 合、40 咸、50 閑、59 活、61 滑、76 黃、79 學、93 橫。

4. 云母少數字文讀 ϕ ，白讀為 h，古以母少數字文讀 ϕ ，白讀 ts、tsh、s。例見附表 10 雨、65 園、41 鹽、74 癢、82 蠅、83 翼。

5. 部分三等韻字，文讀為細音，白讀同於一等韻為洪音。例見附表 6 梳、7 去、8 斧、10 雨、34 晝、35 九、44 林、45 飲、68 密、77 放、97 蟲。

6. 四等韻許多字文讀為細音，白讀為洪音。例見附表 15 齊、28 調、42 店、43 貼、55 前、56 牽、57 節、91 瓶。

7. 部分開口韻字文讀為開口呼，白讀為合口(有撮口呼的方言或為撮口)。例見附表 1 籬、2 我、3 麻、12 開、13 帶、17 皮、19 紙、49 山。

8. 歌、支、之、脂韻都有些字白讀的主要元音為 a。例見附表 1 籬、2 我、3 破、18 蟻、19 紙、20 師、21 裡_面、22 事。

9. 梗攝字白讀韻腹爲 a。例見附表 84-94：生百爭麥命成石瓶壁橫兄。

10. 次濁上聲字文讀上聲(分陰陽上的是陰上)，白讀爲陽上或陽去。例見附表 10 雨、18 蟻、21 裡_面、25 老、36 有、73 兩、74 癢。

以上各條雖有少數條目同別的方言相似，但從整體上說，作爲閩方言的特徵還是十分明朗的。

就文白對應的差異看，本文所取的 6 個閩方言點可以分爲四個明顯不同的方言小區。各區也都可以提取 3 條自己獨有的特徵。

福州話所代表的閩東方言的特徵：

1. 部分從母字文讀爲 ts、tsh，白讀爲 s (與邪母字相同)。例見附表 16 臍、55 前。此類字還有餐_{si}，坐 tso²/soy²，靜 tseij²/saj²，昨 tsou²/_{so}²，賤 tsiej²/sian²，槽_ctso/_cso。

2. 支韻字白讀爲 ie，與之脂韻顯然不同。例見 18 蟻——20 師、22 事。支韻字還有宜_{gi}/_{gie}，騎_{ki}/_{khie}，池_{tie}，匙_{sie}，羈_{kie}，倚 khie²，移 ie，椅_{ie}，戲 hie²。

3. 由於陽聲韻沒有鼻化韻的讀法，入聲韻沒有 -p、-t、-k 的讀法，因而陽聲韻和入聲韻的文白異讀較少。例見附表 37-100 各字。

建甌話代表的閩北方言和永安話代表的閩中方言的特徵：

1. 部分來母字讀 l，白讀 s。例見附表 1 籬、25 老、46 笠、67 鱗、95 聾。此類字共有 30 個左右¹³。

2. 少數見母字文讀 k，白讀 h 或 φ。例見附表 47 肝、30 狗。此類字永安尚有鍋_{ua} 菇_u 冀_i，建甌尚有鍋_{ua} 菇_u、冀_i- 筧_{aiŋ} 公_{œyŋ}、嫁 ha²、教_{hau}、韭 hiu²、救 hiau²、桔 hi₂。

3. 少數禪母字文讀 s，白讀爲 φ。例見附表 5 蛇、54 舌、89 成。此類字建甌尚有社 ia₂ 余_{ia} 薯_y、匙_i 紹邵韶 iau₂ 常_{ioŋ} 上_山 ioŋ₂、屬 y₂、食 ie₂，永安僅見食_{ie} (船母)。

泉州、潮州的閩南話的特徵：

1. 開口字讀合口的比各點多。例見附表 5 蛇、15 齊、23 氣、46 笠、47 肝、48 割、50 閑、51 拔、53 線、55 前、57 節_過。

2. 陽聲韻字文讀收鼻音韻尾，白讀多爲鼻化韻，與此相應的入聲韻字文讀收塞音韻尾，白讀多爲 -ʔ。例見附表 37-100 各字。

3. 次濁聲母泥、疑、日等母少數字白讀爲 h。例見附表 18 蟻。此類字尚有瓦_{hia}，魚_{hu}，艾 hia²，岸 huā²，_然 hia，硯 hi² (潮州 i²⁰) 耳 (泉_{hi}，潮_{hi})

迎_{佛(泉)} $\text{c}hi\bar{a}$ ，年_(潮) $\text{c}hi$ 。

文昌代表的海南話的特徵：

1. 非組字白讀雙唇音 ʔb 、 ph 的比文讀 Φ 還要多。除附表所列字外，尚有：府 $\text{c}phu$ ，付 phu° ，傳 phu° ，廢 phui° ，副 phu_3 ，復 pok_2 ，法 phat_3 ，乏 phat_2 ，煩 phan ， phat_3 發頭_~ ʔbuat° 芬 $\text{c}phon$ ，奮 phon ，方 $\text{c}phaj$ ，訪 $\text{c}phaj$ 。這些字在閩方言讀 p 、 ph 的也不多。輕唇讀重唇，全國方言少有如此完整的。

2. 陽聲韻和入聲韻字的白讀大多脫落了鼻音韻尾(也不鼻化)和塞音韻尾，讀爲口元音韻。例見附表 37-100 各字。

3. 多數文讀音因爲進入口語而不存在，僅有白讀音。例見附表各字。

關於閩方言的分區，我們曾把福建境內的閩方言分爲 5 區。除本文所取的 4 區之外，還有莆仙區。關於這 5 個區的關係，我們曾經說過：「五個次方言區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並列的等距離的關係，區與區之間的關係有淺有深，邊緣地區和中心地帶的差異有大有小。東部沿海三區之間，西部山區兩區之間各自關係較深。」¹⁴ 從文白異讀的差異看，閩北、閩中也有較多的一致性，放寬尺度把它們列爲一區也無不可。至於莆仙方言區，畢竟獨有的特點較少，多數特點不是見於閩東，便是見於閩南，因此本文未列爲比較點。把它作爲閩東與閩南的過渡區也是可以的。潮汕區雖然久屬廣東省管轄，數百年來各方面都得到獨立的發展，但從方言特點，尤其是從文白對應上看，它和閩南本土的閩南話還是十分接近的，在全國範圍內劃分閩方言的小區，還是應該把閩南本土、臺灣省、潮汕地區和浙南閩語劃在同一個區。海南省的閩南話差異較大，把它同雷州半島的「海話」合起來另立一區應該是合適的。本文不是專門討論閩語分區的，這些意見只是附帶提出，聊備海內外方家參考而已。

附注

- 1 李如龍：《閩方言的韻書》，《地方文獻史料研究叢刊》第二輯，福建地圖出版社，1991年3月。
- 2 李榮：《音韻存稿》115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
- 3 李如龍：《廈門話的文白異讀》，廈門大學學報，1963年2期。
- 4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21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
- 5 尤溪縣湯川鄉非組字及曉匣合口字讀 $f-$ ，咸山攝字白讀脫落鼻音，「看」說曠，我懷疑其老底是客方言，但尚未查清。參見《閩語研究》304頁，語文出版社，1991年3月。
- 6 李如龍：《浦城縣內的方言》、《閩北方言》，均見《閩語研究》。
- 7 李榮：《音韻存稿》119-126頁。
- 8 張光宇：《切韻與方言》117-135頁，臺北商務印書館，1990年。
- 9 李如龍：《建甌話的聲調》，《中國語文》1990年2期。
- 10 徐通鏘：《歷史語言學》293-325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
- 11 《荔鏡記戲文》，天理大學出版部刊行。
- 12 李如龍：《論方言的社會類型學研究》，語文建設通訊(香港)，1992年1期。
- 13 李如龍：《閩西北方言來母字讀 $s-$ 的研究》，《中國語文》1983年4期。
- 14 李如龍、陳章太：《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閩語研究》135頁。

		福州	建甌	永安	泉州	潮州	文昌
1.	籬	ɛlo ɛlai	loʔ sueʔ	ɛlau	ɛlo ɛlua	ɛlo ɛlua	ɛlo
2.	我	ʔŋo ʔŋuai	ŋueʔ ueʔ	ʔŋo ɛŋuo	ʔŋõ ʔgua	ʔŋõ ʔua	ʔgua
3.	破	phoʔ phuaiʔ	phoʔ phueʔ ¹	phauʔ phuʔ	phoʔ phuaʔ	phoʔ phuaʔ	phuaʔ
4.	麻	ɛma ɛmuai	maʔ mueʔ	ɛmuo	ɛma ɛmuã	ɛma ɛmuã	ɛma ɛmua
5.	蛇	ɛsie	yeʔ	ɛfya	ɛsia ɛtsua	ɛtsua	ɛtua
6.	梳	ɛsu ɛsæ	ɛsu	ɛsdu	ɛso ɛsue	ɛso ɛtiu ²	ɛtiu
7.	去	khøyʔ khøʔ	khyʔ khøʔ	khyʔ khuiʔ	khuiʔ	khuiʔ	huʔ
8.	斧	ʔhu ʔphuo	ʔhu py ²	ʔhu ʔpu	ʔhu ʔpə	ʔpou	ʔbou
9.	樹	søy ² tshieuʔ	sy ² tshiu ²	tshy ² ³	su ² tshiu ²	su ² tshiu ²	ɛsiu
10.	雨	ʔy huo ² ⁴	y ₂ hy ²	ʔy ʔhu	ʔu ʔhə	ʔu ʔhou	fiou ²
11.	胎	ɛthai	ɛthai ɛtho	ɛtha	ɛthai ɛthə	ɛthai ɛtho	ɛhai
12.	開	ɛkhai ɛhui	ɛkhye	ɛkha ⁵	ɛkhai ɛkhui	ɛkhai ɛkhui	ɛhai ɛhui
13.	帶	taiʔ	tueʔ	taʔ tuəʔ	taiʔ tuaʔ	taiʔ tuaʔ	ʔduaʔ
14.	篩	ɛsai ɛthai	ɛsai	ɛsa ɛthi	ɛsai ɛthai	ɛsai ɛthai	ɛse ɛhai
15.	齊	ɛtse ⁶	ʔtsi ʔtsai	ɛtsi ɛtse	ɛtse ɛtsue	ɛtshi ɛtsoi	ɛtoi
16.	臍	ɛtsi ɛsai	ʔtsi tsheʔ	ɛtsha	ɛtse ɛtsai	ɛtsi ɛtsai	ɛtsi
17.	皮	ɛphi ɛphui	phiʔ phøʔ	ɛphi ɛphue	ɛphi ɛphə	ɛphi ɛphue	ɛphi ɛphue
18.	蟻	ŋie ² ⁷	ŋi ² ŋye	ŋi ² ŋya	ʔgi ʔhia	ʔhia	ɛŋi fiia ²
19.	紙	ʔtsai	ʔtsye	ʔtsi ʔtŋya	ʔtsui ʔtsua	ʔtsua	ʔtua
20.	師	ɛsy ɛsa	ɛsu	ɛsi ⁸	ɛsu ɛsai	ɛsi ɛsai	ɛse
21.	里 _面	ʔli ʔtie	ʔli ʔti	ʔli ⁹	ʔli ʔlai	ʔli ʔlai	ʔli lai ²
22.	事	søy ² tai ²	su ² ti ²	si ² ʃia ²	su ² tai ²	si ² tai ²	se ²
23.	氣	kheiʔ	khiʔ khyeʔ	khiʔ	khiʔ khuiʔ	khiʔ khuiʔ	huiʔ
24.	飛	ɛhi ɛpui	ɛhi ʔye	ɛʃyi ɛpue	ɛhui ɛpə	ɛhui ɛpue	ɛphui ɛʔbue
25.	老	ʔlo lau ²	ʔlau se ²	ʔlau	ʔnõ ʔlau ¹⁰	ʔlau ʔlau	ʔlau
26.	炒	ʔtshau ʔtsha	ʔtshau	ʔtsho	ʔtshau ʔtsha	ʔtsha	ʔsa
27.	笑	sieuʔ tshieuʔ	siauʔ ¹¹	siuʔ tshiuʔ	siauʔ tshioʔ	tshieʔ	sioʔ
28.	調 _和	ɛtiu ɛteu	tiauʔ ¹²	ɛtiu ¹³	ɛtiau ɛtio	ɛthiau	ɛhiau
29.	樓	ɛleu ɛlau	leʔ	ɛlø	ɛlio ɛlau	ɛlau	ɛlau
30.	狗	ʔkeu ¹⁴	ʔke ʔe	fø	ʔkio ʔkau	ʔkau	ʔkau
31.	厚	hau ² kau ²	he ₂ ke ₂	ʔhø ʔkø	ʔhio ʔkau	ʔkau	kau ²
32.	後	hau ² au ²	he ²	ʔhø	ʔhio ʔau	ʔhau ʔau	au ²
33.	婦	hou ² pou ²	hu ² py ₂	ʔhu ʔpu	ʔhu ʔpu	ʔhu ʔpu	phu ₂ ʔbu ₂
34.	畫	tiuʔ tauʔ	tiuʔ teʔ	ʔtiau	tiuʔ tauʔ	ʔtiu tauʔ	tsiu ₂ tauʔ
35.	九	ʔkiu ʔkau	ʔkiu ¹⁵	ʔkiaul ¹⁶	ʔkiu ʔkau	ʔkau	ʔkau
36.	有	ʔiu ou ²	ʔiu	ʔiau	ʔiu ʔu	ʔiu ʔu	u ²
37.	舍	ɛhan ɛkan	ɛan ʔkain	ɛhõ	ɛham ɛkam ¹⁷	ɛham ɛkam	ɛfiam ɛkam
38.	合	haʔ ₂	hø ²	ʔhau	hap ₂ haʔ ₂	hap ₂ haʔ ₂	kap ₂

39.	三	ɛsəŋ	ɛsəŋ	ɛsō	ɛsam ɛsā	ɛsam ɛsā	ɛta
40.	鹹	ɛhəŋ ɛkeiŋ	ɛkeiŋ	ɛkum	ɛham ɛkiam	ɛkiam	ɛkiam
41.	鹽	ɛieŋ ɛsieŋ	ieŋ [?]	ɛieŋ	ɛiam ɛsi	ɛiam	ɛiam
42.	店	taiŋ [?]	taŋ [?]	fi [?]	tiam [?] tuī [?]	tiam [?]	?diam [?]
43.	貼	thai [?]	tha [?]	tha [?]	thiap [?] thue [?]	thiap [?]	hiap [?]
44.	林樹~	ɛliŋ ɛlaŋ	leiŋ [?] laŋ [?]	ɛlā	ɛlim ɛnā	ɛlim ɛnā	ɛliom
45.	飲米湯	ɛiŋ ɛaŋ	ɛeiŋ ɛaiŋ	ɛiā	ɛim ɛam	ɛim ɛam	ɛiom ɛam
46.	笠	li [?]	li, se ²	ɛli ɛfye	lip ² lue [?]	loi [?]	loi ²
47.	肝	ɛkaŋ	ɛhuiŋ	ɛhm	ɛkan ɛkuā	ɛkuā	ɛkua
48.	割	ka [?]	ko [?]	kuo [?]	kat [?] kua [?]	kua [?]	kua [?]
49.	山	ɛsaŋ	ɛsuiŋ	ɛsum	ɛsan ɛsuā	ɛsuā	ɛtua
50.	閑	ɛhaŋ ɛeiŋ	ɛaiŋ	ɛhī	ɛhan ɛuī	ɛōi	ɛai
51.	拔	pa [?] pei [?]	pa [?] ɛpai	ɛpa	puat ² pue [?]	puek ² poi [?]	?buat ²
52.	錢	ɛtsieŋ	tsiŋ [?]	ɛtseiŋ	ɛtsian ɛtsī	ɛtsī	ɛtsi
53.	線	siaŋ [?]	syiŋ [?]	seiŋ [?]	sian [?] suā [?]	suā [?]	tua [?]
54.	舌	sie [?]	ye ²	ɛfya	siat ² tsi [?]	tsi [?]	tsi ²
55.	前	ɛtsieŋ ɛseiŋ	tshiŋ [?] 18	ɛtsheŋ	ɛtsian ɛtsuī	ɛtsō	ɛtai
56.	牽	ɛkheiŋ	ɛkhaiŋ	ɛkhī 19	ɛkhian ɛkhan	ɛkhan	ɛhan
57.	節通~	tsie [?] tsai [?]	tsie [?] tsai [?]	tse [?] tsa [?]	tsiat [?] tsue [?]	tsak [?] tsoi [?]	tat [?]
58.	官	ɛkuaŋ	ɛkuiŋ	ɛkum	ɛkuan ɛkuā	ɛkuā	ɛkua
59.	活	ua [?]	hua [?] ue ²	ɛhub	huat ² ua [?]	ua [?]	ua ²
60.	襪	ua [?]	mue ²	ɛmud	bə [?]	bue [?]	buat ²
61.	滑	hua [?] kou [?]	ko ²	ɛhub	huat ² kut ²	kuk ²	kot ²
62.	關	ɛkuaŋ ɛkuoŋ	ɛkuiŋ	ɛkum	ɛkuan ɛkuī	ɛkueŋ ɛkuē	ɛkuan ɛkue
63.	泉	ɛtsuoŋ	tsyiŋ [?]	ɛtseiŋ	ɛtsuan ɛtsuā	ɛtsuā	ɛtua
64.	雪	suə [?]	syə [?]	se [?]	suat [?] sə [?]	so [?]	tuat [?] toi [?]
65.	園	ɛuoŋ ɛhuoŋ	ɛyiŋ hyiŋ [?]	ɛyeŋ	ɛuan ɛhŋ	ɛhŋ	ɛŋui ɛfui
66.	月	ŋuo [?]	ŋye ²	ŋye ²	guat ² gə [?]	gue [?]	gue ²
67.	鱗	ɛliŋ	ɛleiŋ saiŋ [?]	ɛnā ɛfi	ɛlin ɛlan	ɛliŋ ɛlan	ɛlan
68.	密	mi [?] mei [?]	mi [?] me [?]	ɛmi 20	bit ² bat ²	mik ² bak ²	miat ² bat ²
69.	門	ɛmuoŋ	məŋ [?]	ɛmueŋ	ɛbun ɛmŋ	ɛmuŋ	ɛmui
70.	分	ɛhuŋ ɛpuoŋ	ɛhəŋ ɛpyiŋ	ɛhuā ɛpm	ɛhun ɛpun	ɛhuŋ ɛpuŋ	?bon
71.	湯	ɛthouŋ	ɛthəŋ	ɛthom	ɛthəŋ ɛthŋ	ɛthan ɛthŋ	ɛhaŋ ɛho
72.	薄	po [?]	pə ²	pau [?]	pək ² po [?]	po ²	?bo ²
73.	兩	ɛluoŋ lan ²	ɛlioŋ	ɛniam	ɛlioŋ ɛlŋ	ɛlian ɛnō	ɛlio no ²
74.	癢	ɛyoŋ suəŋ ²	ɛioŋ tsioŋ ²	ɛiam ɛtsiam	ɛioŋ ɛtsiū	ɛiaŋ ɛtsiē	tsio ²
75.	著	tuo [?]	tiə ²	tsiu [?]	tiək ² tio [?] 21	tie [?]	tsok ²
76.	黃	ɛuoŋ	uaŋ [?]	ɛm	ɛhəŋ ɛŋ	ɛŋ	ɛuaŋ ɛui
77.	放	huəŋ [?] pəuŋ [?]	həŋ [?] pəŋ [?]	hm [?] paŋ [?]	həŋ [?] paŋ [?]	huaŋ [?] paŋ [?]	?baŋ [?]

78. 江	˧kəuŋ kəyŋ	˧kəŋ	˧kəm	˧kaŋ	˧kaŋ	˧kiaŋ
79. 學	houʔ₂ oʔ₂	ha₃ ɔ₂	˥hau ˥au	hak₂ oʔ₂	hak₂ oʔ₂	o²
80. 等	˧təiŋ ˧tiŋ	˧taiŋ	˧fi	˧təŋ ˧tan	˧teŋ ˧taŋ	˧ʔdeŋ ˧ʔdan
81. 賊	tseiʔ₂ tsheiʔ₂	tshē²	˥tsha	tsik₂ tshat₂	tshak₂	sat₂
82. 蠅	ɛiŋ sɿŋ	saiŋ²	ɛsā	ɛiŋ ɛsin	ɛsiŋ	ɛtien
83. 翼	iʔ₂ siʔ₂	i² sie²	˥io ˥iō	iak₂ sit₂	ek₂ sik₂	dzi² tiet₂
84. 生 ²²	˧seŋ ˧saŋ	˧saiŋ ˧saŋ	˧fi ˧sō	˧səŋ ˧sī	˧seŋ ˧sē	˧se ˧te
85. 百	paiʔ₃ paʔ₃	pa₃	pɔ₃	pik₃ paʔ₃	peʔ₃	ʔbe₃
86. 爭	˧tseŋ ˧tsaŋ	˧tsaiŋ	˧tʃi	˧tsəŋ ˧tsī	˧tsē	˧tse
87. 參	maʔ₃	ma₂	˥ma	bikʔ₂ beʔ₂	beʔ₂	be²
88. 命	meiŋ² mian²	meiŋ² mian²	mā² miō²	biŋ² miā²	˧meŋ mīā²	˧miā
89. 成 ²³	ɛsiŋ ɛsiaŋ	seŋ² ˧iaŋ	ɛfiā	ɛsiŋ ɛtsiā	˧seŋ ɛtsiā	ɛtia
90. 石	siʔ₂ suoʔ₂	si² sio²	˥ʃiu ˥tʃiu	sit₂ tsioʔ₂ ²⁴	tsieʔ₂	tek₂ tsio₂
91. 瓶	ɛpiŋ	˧paiŋ	ɛpi	ɛpiŋ ɛpan	ɛpheŋ ɛpaŋ	ɛʔban
92. 壁	peiʔ₃ piaʔ₃	pi₃ pia₃	pi₃ pio₃	pik₃ piaʔ₃	piaʔ₃	ʔbia₃
93. 橫	ɛhuan	huan²	ɛhm	ɛhiŋ ɛhuī	ɛhuē	ɛfioŋ ɛgue
94. 兄	˧hiŋ ˧hiaŋ	˧hœyŋ ˧hiaŋ	ɛfiō	˧hiŋ ˧hiā	˧hiā	˧gia
95. 聾	ɛluŋ ɛləyŋ	lɔŋ² sɔŋ²	ɛlan ɛsan	ɛlɔŋ ɛlan	ɛlan	ɛlan
96. 木	muʔ₂ møyʔ₂	mu₂	˥mu	bɔk₂ bak₂	bak₂	mok₂
97. 虫	ɛthøyŋ	thɔŋ²	tʃan	ɛthioŋ ɛthan	ɛthan	ɛhan
98. 竹	tɔy₃	ty₃	ty₃	tiɔk₃ tiak₃	tek₃	ʔdiok₃
99. 鍾	˧tsyŋ	˧tsœyŋ	˧tʃam	˧tsioŋ ˧tsiŋ	tsɔŋ	˧tsian
100. 粟	søyʔ₃ tshuoʔ₃	sy₃	ʃy₃ tʃhy₃	sik₃ tshiak₃	tshək₃	siak₃ tiak₃

說明：

1. 文讀音和白讀音用 | 隔開，前者是文讀，後者白讀。
2. 沒有異讀的字按音類的系統及詞的色彩確定其文讀或白讀。
3. 所采資料多為本人所調查，潮州音參考《漢語方音字匯》。
4. 必要時在注釋中補充其他例字。

注釋

- 1 在見系字，以ua為常，如過、果、鍋。
- 2 疑為修的訓讀。
- 3 聲母為白讀，韻母為文讀，柱、鬚白讀韻母為iau。
- 4 口語也大多說 y。huo 只見于個別語詞。
- 5 亥白讀 ˥hue
- 6 梯白讀 ˧thai，婿白讀 sai²。
- 7 奇奇數 白讀 khia。
- 8 獅白讀 ˧ʃa
- 9 李李子 白讀 ˥ʃia。
- 10 尚有多種讀音，見正文。
- 11 碎白讀 tsho²。
- 12 晝了 下午 白讀 lau。

-
- 13 條白讀_cto。
- 14 口語狗說犬^ckheij，溝白讀_ckau。
- 15 圖白讀_cke²。
- 16 圖白讀_ckø。
- 17 另有白讀_cam，意為包含。
- 18 韻母屬文讀，聲母、聲調屬白讀。
- 19 研白讀_cyeij。
- 20 漆白讀_ctsha₃。
- 21 tio₂對，to₂火~。
- 22 表中所收白讀音為“生育”之義，另有白讀指“非熟”聲母都是tsh，福州、建甌_ctshan₁，永安_ctshō，泉州_ctshī，潮州_ctshě。
- 23 表中白讀用于“成功”、“成樣”，“八成”等詞里，另一白讀表示“成全”之義，福州_ctshian₁泉州_ctshiã。
- 24 另一白讀_csia₂~石：硯石。